

锦书来

张冠生 著

人民东方出版传媒

 东方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锦书来 / 张冠生 著. — 北京 : 东方出版社, 2016.12

ISBN 978-7-5060-9406-1

I. ①锦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书信—文学欣赏—世界 IV. ①I106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020567号

锦书来

(JINSHULAI)

作 者: 张冠生

策 划: 陈 卓

责任编辑: 张永俊

封面设计: 周伟伟

出 版: 东方出版社

发 行: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
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条113号

邮政编码: 100007

印 刷: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17年4月第1版

印 次: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: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32

印 张: 7.5

字 数: 112千字

书 号: ISBN 978-7-5060-9406-1

定 价: 42.00元

发行电话: (010) 85924663 85924644 85924641

版权所有,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拨打电话: (010) 85924602 85924603

信函的衰退，笔记本的崛起！人们不再给别人写信；他们写给自己。

——苏珊·桑塔格

序：记住信札文化 / 沈昌文

同冠生兄相交几十年，这次我才发现，原来他老兄也是文化界信札文化的爱好者和研究者。

我是出版界的老编辑匠，这一行干了一辈子。干我们这一行的，通信是重要交际手段。我们要常同不少大学者写信，向他们请教、约稿。他们的复示，就是我们的宝贝，值得我们反复拜读，永久珍藏。比如吕叔湘老人家，我几次向他请益之后，他几乎每月给我一封信，畅谈对我所编书刊的意见和看法。我每次读他的来信都几乎感动得下

泪，老人家对我帮助实在太大了。

当年我十分喜欢同海外与台湾的书友通信和请教。我觉得，他们对信札这一中华传统文化的成果比我们更珍视。我想，原因可能在于他们没有经历“文化大革命”。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书信被“造反派”抄获往往是致人死命的重要手段。这我所见多矣！

但更奇怪的是，海外朋友的信札大多还注意形式，如用毛笔字写得工工整整，国内的朋友多不如此。国内的特别是共产党内的朋友来信，我只见过一位海宁查家出身的同志，是用毛笔写在宣纸上，余未见过。

读冠生兄此书，我懂得，信札文化在全世界都受重视，因为它既具史料价值，又具艺术价值。这使我又想起一件小事。上世纪80年代我筹备出版一位保加利亚作者写的一本书时，发现书中所引马克思的书信在国内出的有关文集里都只列出原文，不加翻译，原因是那里谈到了性的问题。我们当年连马克思老人家的书信都要忌讳，还谈得上别人吗？

但是，我担忧，在世界范围内，信札文化都会渐渐退化。因为在现代科技条件下，人们似乎越来越不用笔写信

了。有事，发个电子邮件，谁还拿起笔写信？

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张冠生在做一件有历史意义的工作。我祝贺他！

2016 年 7 月

目 录

上辑 把我的心地澄清

张 謇：“父生平待人坦怀相与” / 003

梁 济：“真堪向天大哭” / 008

任芝铭：民国扑面而来 / 013

梁启超：勤恳尽本分便是堂堂一个人 / 018

任鸿隽：“但求于实业学问一途稍有贡献” / 023

张学良：“我的事情只到三十六岁” / 029

陈布雷：一日写下十封遗书 / 035

曾 琦：“理想的少年中国” / 040

左舜生：“不赞成则作堂堂正正之反对” / 046

胡 适：“时时要替别人想想” / 052

雷 震：“希望我的孩子多多读书” / 058

- 钱 穆：“学问深浅一视其德性修养为判” / 063
- 杨联陞：“积习先生除未尽，殷勤异域访遗书” / 069
- 严耕望：抄写的卡片数量以十万计 / 074
- 殷海光：“长一双翅膀来芝大求学呵” / 080
- 陈之藩：“把我的心地澄清” / 085
- 冯友兰：“我生活在不同的文化矛盾冲突的时代” / 090
- 宋云彬：“我心中有三扇门紧闭着” / 096
- 梁思成：“为解决将来之营国筑室计” / 101
- 林徽因：“我昨天把他的旧信一一翻阅了” / 106
- 萧 军：“我不愿失落了它们！” / 111
- 费孝通：“从从容容地读读自己心爱的书” / 116
- 梁从诫：“美国梦？有什么了不起” / 121
- 王仰晨：结怨了有势力的人 / 126
- 沈昌文：“这些宝贵的信函” / 132

下辑 只向极少人敞开心扉

黑格尔：在这样一个难于捉摸的时代里 / 139

托克维尔：“我被最黑暗的阴郁困扰” / 144

卫三畏：“最后一个箱子已经锁好” / 150

达尔文：滑铁卢车站有人问这本书 / 156

夏洛蒂·勃朗特：扬名显迹非我所求 / 161

梅森葆：“喜悦在我内心苏醒” / 166

莎乐美：瞬间就能征服一个人灵魂的人 / 171

里尔克：一个永不疲倦的书简家 / 177

雅斯贝尔斯：“被搅进了世界史车轮” / 183

葛兰西：《狱中札记》笔记本积累到三十三本 / 189

本雅明：只向极少人敞开心扉 / 195

伯林：“我只能碰巧捡到鹅卵石” / 201

怀特：“拿邮票的力气都没有了” / 207

比尔：褻渎了许多出版社 / 213

斯维特拉娜：“没有别的国家像我们这样” / 219

后记：致敬或致祭 / 225

上辑 | 把我的心地澄清

张謇：“父生平待人坦怀相与”

《张謇存稿》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1987年4月第1版

辛亥革命后，熊希龄为内阁延揽“第一流人才”，张謇出任农林工商总长兼全国水利总裁，制定农、工、商、矿各业法令，规划全国水利设施，设立棉、糖、林、牧等试验场，引进现代科学技术，百业待兴。

治国平天下之时，张謇未忘家中幼子的格物致知、正心诚意、修身齐家。

《张謇存稿》五十多万字，十之八九是函电、书信，可直接作“张謇书信”看。其中家书百余封，老牛舐犊，有趣，有味。文字中有个很醒目的主题——培养良好习惯。

其时，其子正读初小，初学写信，与张謇书信往还过

程中，凡有文字疏漏，必能得父亲纠正。一次，其子来信是托人所写，张謇即回信说：“儿须知父苦心，细细看过，一一收好。须用纸夹，收得整齐。儿不会做者，交德润做。儿能做者，须自己做。切勿习懒，记得儿五六岁时吃饭拿凳皆要自己做，别人做辄哭，可见儿本性是勤，现在寄父之信，尚托人写，是渐渐向懒，此大病也。儿须痛改！”

张謇十分看重课堂之余的修习。知道儿子喜读诗，便打算专为其选些古人小诗，供其课外阅读。他对家居生活中的闲言碎语比较戒备，为此曾寄《徐霞客游记》给儿子，嘱咐“无事时可看一小段……胜似说无益话”。为帮助儿子更好地利用课余时间，张謇还曾提示说：“每日上课外能有两小时安心用功，不愁不长进。儿其自砺！成人之基在是。”“国文须自于星期或课余温习，勿使荒落。”

习惯养成，存乎细节。张謇家书中，多处可见他在细节上对儿子的督导。儿子十五岁上给他写信，大概觉得自己长大了，遂在信封上以字署名。张謇读过，回信时由“字”说起，循循善诱——“古之人冠而字，以其有成人之礼，而尊其名也。今儿裁十五，父虽曾为之字，而未以命之也。对他人尚不可遽称字，况于寄父之函而可题封以

字乎？此事关于礼教，不可不知。”

由此开始，张謇愈加注重儿子为人之道的训导。在校中，“对教师须温敬；对同学须谦虚”。入社会，“世道日趋于乱，人心亦趋于恶，君子处之，唯有中正澹退。儿若观《易》，当能悟父所言。儿处人须时时记定‘泛爱众而亲仁’一语。尤须记‘谨而信’一语。所谓《论语》《孟子》，信得一二语，便终身受用不尽也。平日勿雌黄人物，勿随众浪掷可贵之时间，作无益害有益”。“外间谣言日多，坏人日众，儿慎言慎行，为时时须注意之事。”

或是因为张謇对礼崩乐坏的感受特别强烈，另一封家信又嘱咐：“世道人心实不堪问，儿在外务须择交。设有所闻，少发议论，议论高，招人忌；议论鄙陋，惹人訾。”这自然是张謇的经验之谈，不过，儿子尚小，缺少经验，尺度难把握，若因此小心到谨小慎微，临事欠坦荡，为父者恐怕会另有志忑。故，言教之外，张謇施以身教，告儿——“父生平待人坦怀相与，不事机诈。人之以机诈待父者，往往自败。然父仍含容之。所谓君子落得为君子；小人枉自为小人也。”

张謇超迈，也期待儿子既仁于世，且游于艺。为此，

养性怡情的功课不可少。他曾以家中庭院栽种的核桃、腊梅为题赋诗，写在信中给儿子读——“生平手植众草木，一华一谢皆关心。二树当年本移置，数尺列我堂之阴。堂成三千六百日，岁岁度高三两寻。一树累累甫结实，喜笑待荐祖考歆；一树繁花媚残蜡，照窗万点堆黄金。方期嘉树为娱老，婆娑其间啸且吟……”

家庭教育之外，广开民智是张謇念兹在兹的头等大事。观其一生事功，主要集中于实业、教育和慈善。三者之间，又以教育为轴心。对教育事业的意义及发端，张謇朝思暮想，且啸且吟——“一国之强，基于教育”；“启民智必由教育”；“教育必资于经费，经费惟取诸实业，所谓实业为教育之母也”……

不妨说，张謇创办实业的主要目的之一，就是为兴办教育事业积累资金。1903年，他在南通创建通州师范专科学校，这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所民办师范学校。从1903年到1907年，他为该校投入经费十八万两白银。其中三分之二来自他创办的大生纱厂的利润，其余是他和亲友的捐款。

采取这种模式，秉持“师范为教育之母”的理念，仅